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CL.

NO. 46851~68

説

鈴

自  
至

一  
八

第  
壹  
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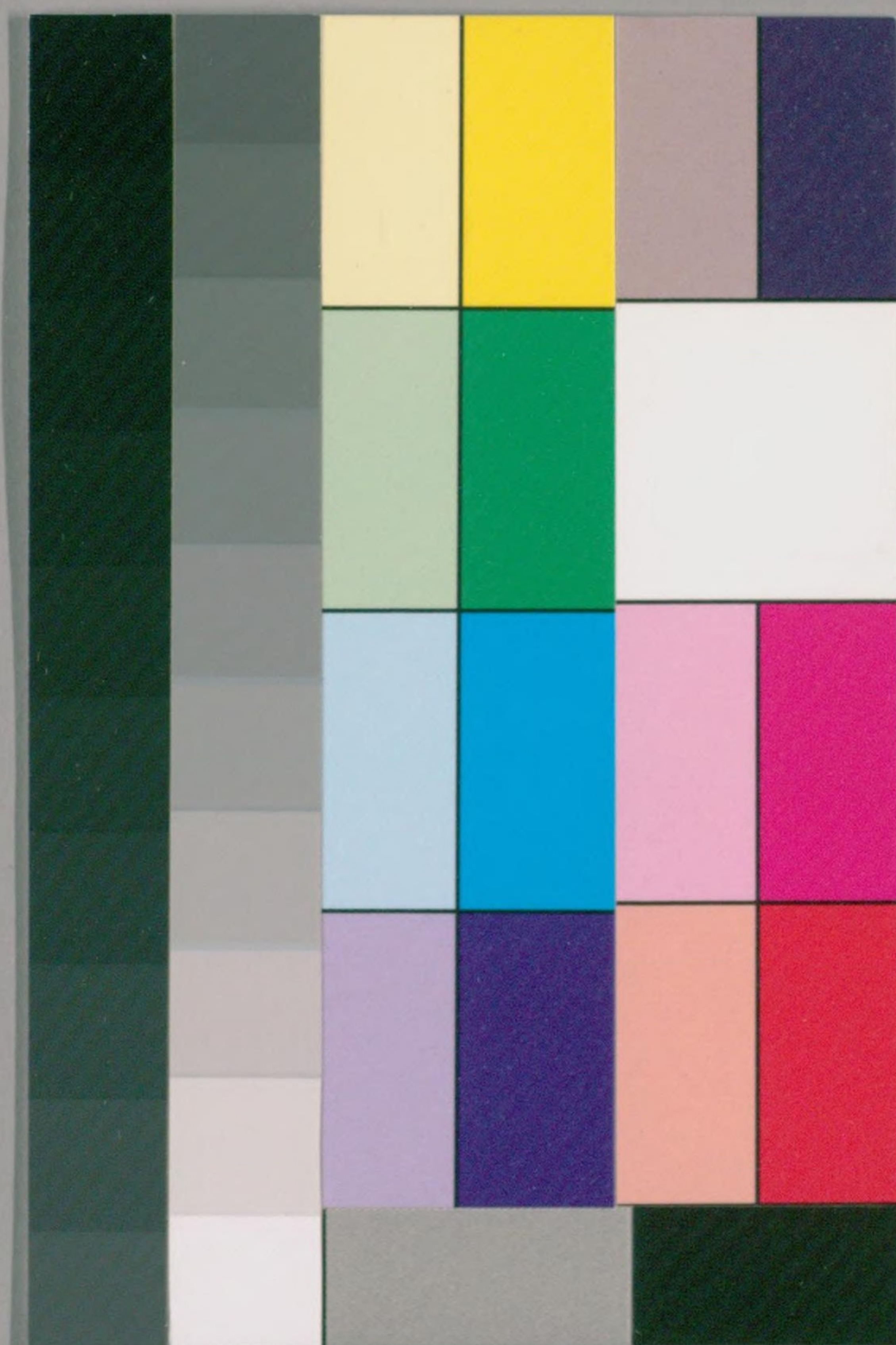


説  
鈴

082.1  
Se2162  
W

冬  
夜  
箋  
記

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嘉慶己卯重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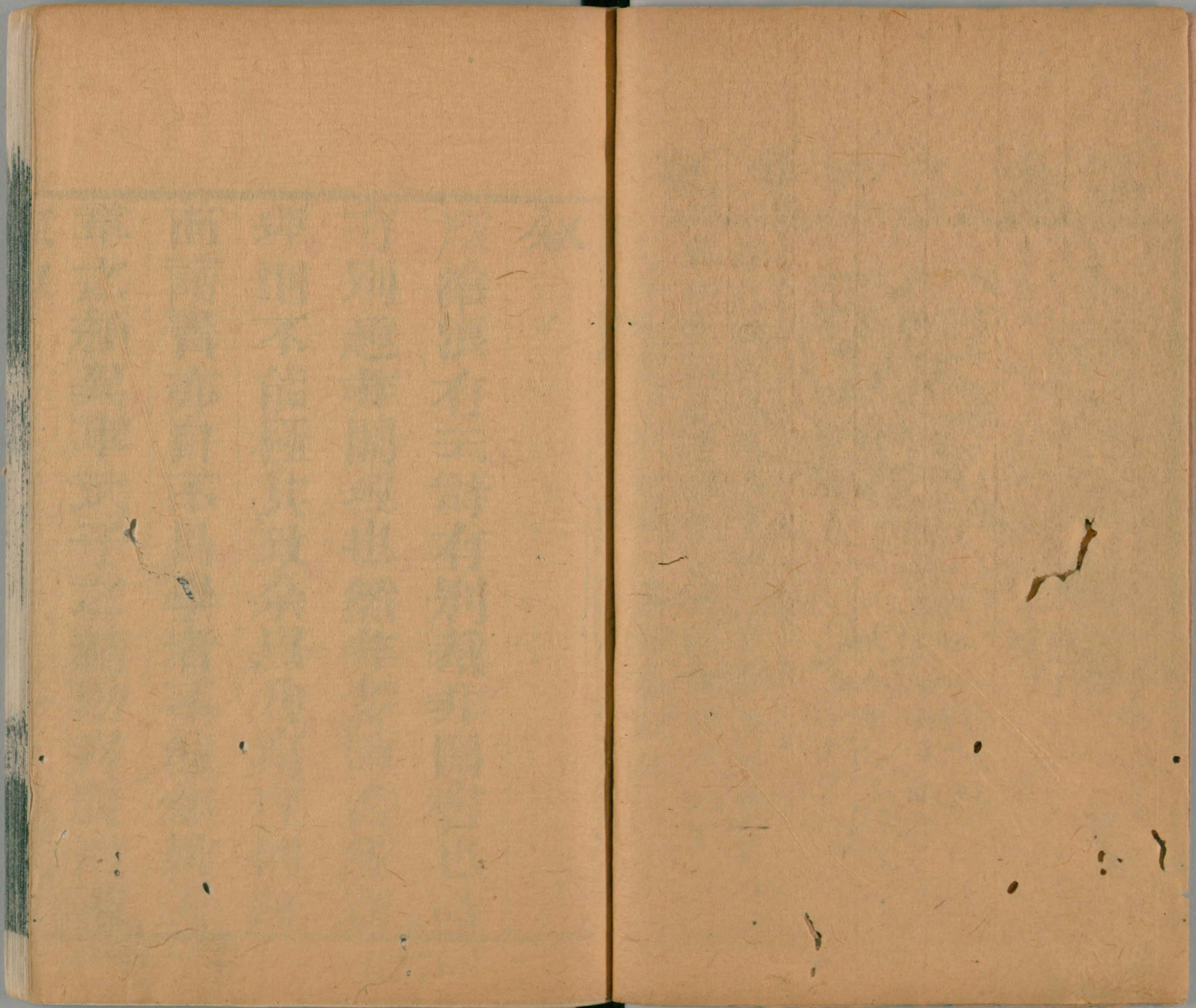
本朝名家雜著

說

鈴

歷代說部各有成書唯本朝未見彙輯茲偶  
舉平昔知交投贈先公同好諸君子鄴架舊藏  
雲亭新著望祈郵賜以廣雅集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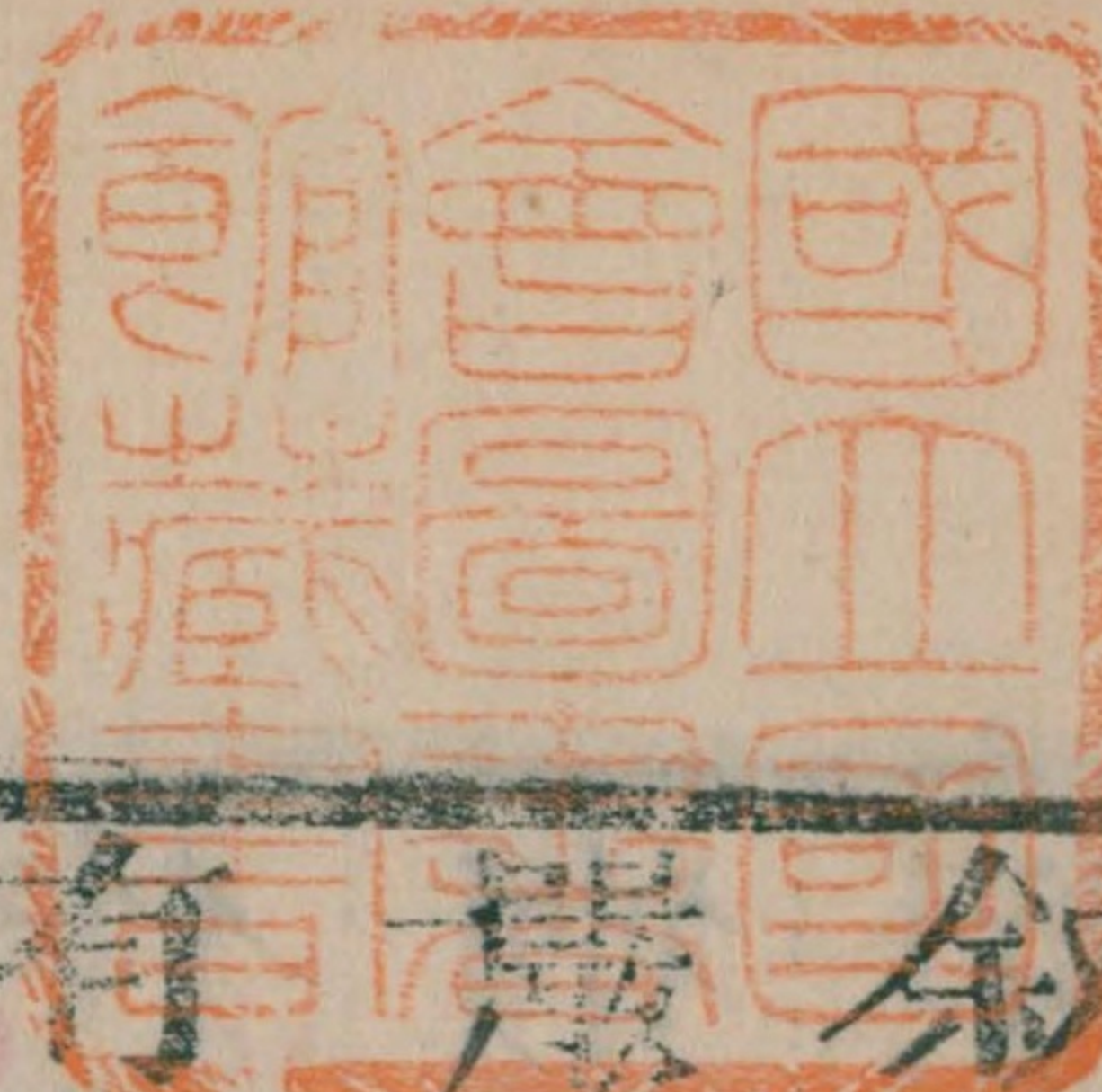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叙

濔滄浪有云。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余以為窮理固難。而讀書亦自不易。學者不能如姚大章之頽異。車武子之精勤。枵腹白戰。

原又

原又

67706





不偏於枯瘠。則流於輕餒。欲其用字  
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亦戛戛乎  
難之。昔李義山爲晚唐名士。凡有所  
作。必彙集羣書。以助吟咏。時人譏其  
獭祭。天下不盡爲九經庫。五總龜。此  
類書之所由不可少也。蓋類書之作。

權輿六季。而盛于隋唐。其間採摭羣  
書。包絡天地。囊括古今。上而朝廟宮  
闕。下而城邑山川。以逮動植飛潛之  
屬。無不畢具。第卷帙繁多。寒士旣力  
不能購。亦舟車之所不便於攜帶也。  
山陰劉豹君逸才嗜學。戊寅春採輯





厚余  
佩文韻藻。便於初學者。爲含英十四  
卷。茲復摘事物之要言。以便吟覽。而  
更益以五言律句。學者得是書而詳  
說之。庶于滄浪之論。有券契者矣。故  
樂爲之叙。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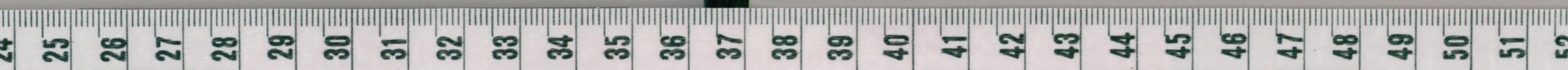
乾隆壬辰仲春天。台齊召南書。

說鈴序

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西京  
賦曰。小說九百。起自虞初。蓋說  
家之書。自周秦歷漢。由來已舊。  
後此作者紛如。奇聞異見。汗漫  
無稽。遂有好學深思之士。滙而  
集之。哀成巨帙。所傳唐語林集。



唐小說五十家。今已不可見。其灼灼昭人耳目者。則陶南邨之說郭。其最著者也。若夫沈司空之朝野彙編。陳仲醇之秘笈。毛子晉之津逮秘書。亦皆卓然可觀。然予謂其書有可以作者。有可以無作者。有必不可作者。其可以作者。以之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資譚助。若西京雜記。東京夢華。李肇國史補。程史。輟耕錄之類。是也。其可以無作者。不過怪異譎詭。瑣屑鄙雜。若洞冥拾遺。及夷堅志。雲仙散錄之類。是也。其必不可作者。敗風俗。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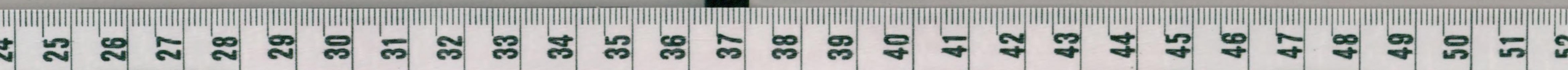




是非甚至逞私怨而肆詆毀若  
焚椒之穢藜湘山野錄之妄誕  
碧雲駮之誣謬此則萬萬不可  
作者也收其可者芟其不可者  
如冶者之鑄金匠者之入林或  
淘之或汰之或採之或棄之而  
後稱爲良冶爲工師也子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蓋必多識而後可以擇亦必  
能擇而後可以多識司馬遷作  
史記皆採取春秋戰國世本然  
其傳燕太子丹也寔本於當時  
燕丹子三篇而烏頭白馬生角  
則以怪誕削之嗚呼亦可謂善



擇者矣。語溪吳青壇先生之說。鈴其深得此意也哉。先生由館閣出爲御史。以言事不合家居。先生慨然曰。今之御史卽古之柱下史也。周時藏書於柱下。故李伯陽爲是官。孔子從而問禮。然則纂述者乃予職也。於是廣蒐博覽。葺成此書。所收皆京圻典故。殊鄉風俗。辨證今古。洞徹幽明。實有裨益於世道。非泛泛尋常之薈萃矣。夫人之爲學。有性命之學焉。有見聞之學焉。性命之學。根也。源也。見聞之學。枝也。流也。寧有根不固。源不長。而





法言好書而不  
要諸仲尼書肆  
也。好說而不見  
諸仲尼說鈴也。  
猶小說不合大  
雅。

能枝榮流遠者乎。先生所著蓋  
十餘種。若朱子論定文抄。東軒  
晚語諸書。皆性命之學。其平居  
以經爲太羹。以史爲折俎。以諸  
子百家爲醢醢。說鈴一種。特其  
昌歎羊棗之嗜耳。楊子雲曰。好  
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先生  
取此以名其集。夫豈過爲自抑  
也哉。亦欲折衷於聖人無忘多  
識善擇之訓也。近代博物君子。  
鹽官則有談冠石。吳江則有顧  
寧人。武林則有吳志伊。樵李則  
有朱竹垞。與先生羅列相望。如  
五嶽之經於天。五嶽之聳於地。



僕也何幸皆得與之游處。口濡  
目染已非一日。然而聾者無與  
於縱鏞之聽。瞽者無當于黼黻  
之觀。土木其形。渾敦其知。無論  
不能條理。始終勒成一書。卽欲  
其謏聞。偶見附於是書之末。亦  
不可得。桑榆景迫。略無成就。手  
是編也。能不爲之深悲而長嘆  
也哉。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長夏。吳興  
年家弟徐倬拜撰。時年八十有  
三。



說鈴目錄

前集

冬夜箋記

宛平王崇簡敬哉

隴蜀餘聞

新城王士禛阮亭

安南雜記

遂寧李僊根子靜

奉使俄羅斯日記

遂寧張鵬翮運青

筠廊偶筆

商邱宋 犖牧仲

金鰲退食筆記

錢唐高士奇澹人

扈從西巡錄



塞北小鈔

第八冊

松亭行紀

天祿識餘

同上

封長白山記

第十一冊

遂安方象瑛渭仁

使琉球紀畧

三韓張學禮立菴

閩小紀

樂下周亮工櫟園

西征紀畧

第十三冊

關中殷化行熙如

滇行紀程

華亭許纘曾鶴沙

東還紀程

同上

絕域紀畧

第十五冊

龍眠方拱乾坦菴

揚州鼓吹詞序

新安吳綺園次

粵述

第十六冊

黃山閔叙鶴瞿

粵西偶記

平湖陸祚蕃武園

滇黔紀游

嘉善陳鼎子重

京東考古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

山東考古錄

救文格論

雜錄

同上





守汴日志

大梁李玉璧熙甫

坤輿外紀

極西南懷仁敦伯

臺灣紀畧

莆田林謙光芝崑

臺灣雜記

武進李麒光蓉洲

安南紀遊

晉江潘鼎珪子登

峒溪織志

錢唐陸次雲雲士

泰山紀勝

曲阜孔貞瑄璧六

匡廬紀游

晉陵吳闡思道賢

登華記

遊雁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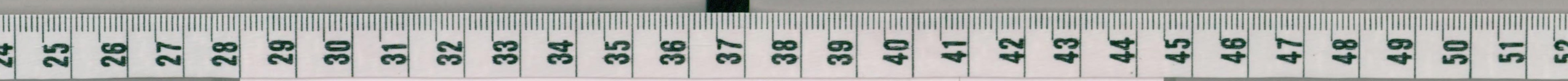
晉陵周清原蓉湖

甌江逸志

石門勞大與宜齋

嶺南雜記

石門吳震方青壇





序

說部之體始於劉中壘之說苑臨川王之世說至說郛  
所載體不一家而近代如談藝錄菽園雜記水東日記  
宛委餘編諸書最著者不下數十家然或摭據昔人著  
述恣爲褒刺或指斥傳聞見聞之事意爲毀譽求之古  
人多識蓄德之指亦少蓋矣庶幾鄭端簡之古言今言  
乎然析爲二書又思其眇不若我師敬哉王先生冬夜  
箋記可稱盡善於說部諸家中當爲第一也蓋先生之  
書微之見性彰之律躬內之持心外之應物約之律歷



經史總要之言博之卽先賢一言一行之善下及稗乘  
虞初諸譌者考覈是正爲勸則輓近之姓氏必表而出  
之爲戒則但紀其事而不著其人其體製切而賅其用  
心深以厚其立言皆可爲天下後世法非僅僅先生家  
庭訓誡之書也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唐子西舉  
之爲天下勞人讀書之勸今以先生之貴且壽如此堂  
構之盛功在密勿福及生民如此而皤皤元老好學不  
倦寒宵擁爐篝燈熒然呬唔不輟諸公子環坐其側  
箋記其緒論斯亦天下希有之事亦天下希有之至樂  
也傳稱衛武公年九十餘好脩彌勵卽詩所云夙興夜  
寐洒掃庭內觀之則知人之不懈於學者必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我自能爲景福我自能爲上壽而凡答祥餘  
慶之說特援天以夸大之爾誦先生之書而益賀先生  
無疆之慶者益稽之經傳有以信其必然若曰著書立  
說可傳於後世以是爲先生叙是淺之乎測先生也門  
人計東拜手謹識



冬夜箋記序

康熙己酉方公車入都謁見壬年伯文貞公公喜見顏色爲方言明崇禎甲申寇變先君子以庶常召對不臺與公易衣而入慷慨條陳情事如昨後先君子殉節維揚公言及此更復執手嗚咽方因泣請爲先君誌墓誌銘載公青緗堂文集中歲在己未方與館選適遇纂脩明史謹以公墓誌及行狀上之史館得列忠義傳先君子大節獲垂史冊實藉公以不朽也丁卯春方以言事罷官歸里迄今星紀又四矣每念年譜交情先輩尤爲





言金  
真切自通籍以來癸未年伯所得追隨奉教者唯公及  
寶坻真定兩相國無不殷殷敦篤故舊爲子姪者負劍  
辟岬之儀隅坐隨行之禮罔敢廢失而所以待子姪者  
教誨之飲食之提携之周恤之無所不至蓋先輩之視  
同年兄弟也同年之子猶猶子也同年之子與同年之  
子則猶兄弟也嗚呼方生也晚猶及見先輩金蘭之義  
力存古道有如此茲閒居多暇偶料理做篋平昔知交  
投贈雜著不下數十餘種恐其散失輯成一書以備採  
風之選兼資博雅君子游覽之助而以公冬夜箋記爲  
弁首每一展讀如聞警欬如奉杖履音容如昨而古人  
不可復作矣公之德業文章國史記之讀者於此亦可  
以得其大概矣康熙壬午夏日石門年姪吳震方謹識



冬夜箋記

予不能飲酒。冬夜篝燈。翻閱卷籍。日有課程。猶然老  
書生也。每當漏深。兒輩侍坐。間有談說。兒或箋記之。  
久而成帙。又錄一冊藏之。始為識其歲時。康熙四年  
乙巳之冬月也。都人王崇簡識。

尹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  
惡人。

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又云。人  
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

楊龜山曰。觀程正叔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能說這樣話。

或問朱子曰。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患迺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爲上。能及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天資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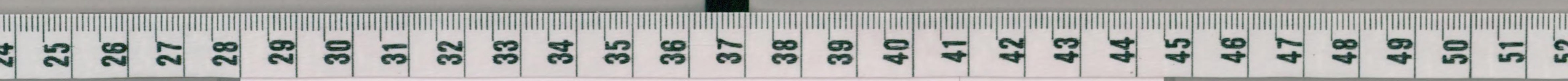
張子論鬼神為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有不能自己者焉。

皇極內篇以堯舜為父子之衰。湯武為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交食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太宗獨不罰。武后耶。此語誠足破人之惑。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  
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  
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里各有條理界  
辨

皇極經世言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鼓瑟之  
時不可為冬之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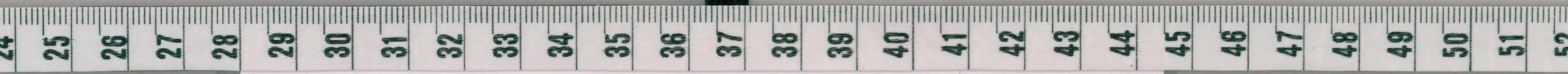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  
變而易也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  
無入不自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  
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帝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生與議論

孔穎達為冠年最少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之





得免

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禎是爲七子竹林七賢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藉兄子咸王戎劉伶

王維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者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造士亦只是詩書禮樂亦不及易

大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說得直捷

真西山云卽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朱子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  
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  
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嚅舌  
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  
於嚅

祫有二時祫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大祫三年而  
祫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大節處如范華以荀彧有殺身成仁之  
美蘇子瞻謂其才似子房道似伯夷皆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墻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  
生

梁松帝婿來侯馬援獨拜床下援以松父友雖貴何得  
失其序不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  
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遺命立夔王王宗實  
等廢之而立懿宗中人專權古今所無



漢宣時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勝卒太后爲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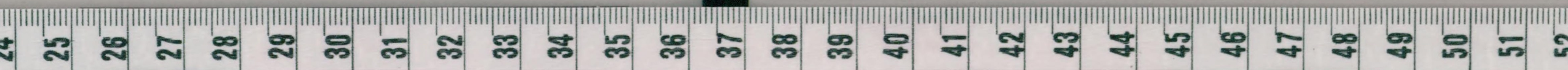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轉常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爲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聞諱而喜乞加深譴幸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逐之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艷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

晉皇甫謐瓜果必進所後叔母

劉靜修元至元十九年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歸嘗上書宰相云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服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勢理之必然且萬古而不可易也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滑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  
與插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  
果毅。

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今魂有知。則人鬼異制。如  
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  
禍。增亡者之毒也。人子宜省此。

唐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  
時。猶仕也。

北齊杜弼常與邢邵共論名理。邵以爲人死還生。恐是  
蛇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爲有。不以爲疑。因  
前生後。何獨致怪。

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扇馬亦不可騎。

元郝經使宋。被畱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沐中射雁。金明  
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子拔弓繳。窮海羸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  
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  
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李抱真好方士。悞信孫季真。治丹服之。當仙去。喜曰。奈  
溪君不遇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丸。不能食。益服三十  
九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盜方臘年號永  
樂。明成祖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

胎氏父曰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王莽時。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

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墜。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追母卒。葬未空。有

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石崇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宏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稹

以此取相位。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討擊使。上二闈曰金

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宋時稱蔡京為公相。因稱童貫為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妬。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

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抱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

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

充以手摩其頂。郭疑乳母又殺之。鬼亦思慕而死。充遂

無續。

虞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

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

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德傳盛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位。至

饗夫御婢。皆所款厚。

有比丘尼。負道術於別室浴。桓溫竊窺之。尼俛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

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秃筆自免。

賈似道嗜寶玩。羣輩爭獻寶玉。至於兄事。似道之玉土。

以求進。

李昇篡吳。吳世子璉昇婿也。宋齊邱請絕其婚。云非獨





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爲笑。

北魏姓拓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其先名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呼爲步搖。後訛爲慕容。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尙。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爲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緇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伊川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慢。

宋謝顯道嘗言。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及第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堯夫可。依此。答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爲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為學官京師。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

昔吾友張受先來。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為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輒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

意思平了。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而獨危坐。或言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獨怡然曰。天地逸我以死。又何憂。既而城破。遂夫婦同縊。言猶在耳。而其人已千古矣。

昔大人備兵靖邊。盡瘁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二板。勒有兵巡道王四字。若前定然。太夫人於大人亡後。即食蔬衣縞。命服亦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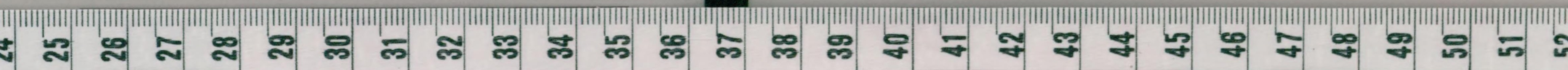
室人梁夫人終身不以已衣加吾衣於櫪架上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為況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為孔子弟子適合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

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媪置懷中乳之始能言

希夷嘗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





往。

邱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或問文益禪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卽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心。成巧僞。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晉趙莊姬爲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爲成公之姊。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左氏曰。鉏麇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刎頸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



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昔友人宋文玉少司空爲給諫時。曾於十三經分爲段落。日讀幾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十八九歲可讀畢。惜其邑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管東溟著易論云。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九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九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九。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九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闇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洽言。尙書經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二董卓。其在隱顯閒者無算。自梁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

本君實太僕雜綴云。周興嗣于文女慕貞。絜絜字乃推誠之謂。卽大學絜矩之絜。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



與嗣蓋取諸此。

黃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黃。遂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卽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二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如今娶新婦到門。以氈藉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遮莫字。蓋俚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尹和靜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伯兄繼室張。年甫二十而寡居。生二女。一適人。俱天庶。



子不能存活。艱辛貧困。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變。凍餒而死。典例應建坊以旌。無由上聞。遂爾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大人於萬歷三十年間。督餉遼左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擬陞卿寺。固辭。遂加二級。以叅政備兵靖邊。當時旨云。量加二級。以示優異。余爲史官時。預纂明實錄。萬歷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懸黎先生。任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鄖陽。瀕行。吏白庫有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更復曰。不取。徒益後人。答曰。寧爲後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住阜城關外。一夕大盜暴至。仲兄化之業踰垣以避矣。轉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弟果爲盜所窘。遂指所積。令之攘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鄖陽。當逆閹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鮮不具疏建祠者。鄖撫獨無。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雷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巖。唐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



言金  
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  
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  
再娶者。益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自有嬖  
妾。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  
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溫公曰受人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從其多者。豆之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  
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  
讀書。

晦庵嘗云道理妙處却多在平易處。

又嘗以讀書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又云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  
爲可畏耳。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朱子有言。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得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  
此求之使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  
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  
行又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  
厚徒使爭財爲不義爾

文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直省官二人責限爲之置妾

仍賜銀三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遂聽之自是始衰

章貫之爲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命左右引出曰

此妄人也今士大夫喜人嬖已往往引納此輩爲其所  
愚惑甚有罷官以後輒向此輩求賜環之信

豈不可笑何異馬  
上望三台星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

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未

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西山碧雲寺元之碧雲庵元耶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



內璫于經拓之爲寺而立塚域於後土人呼爲于公寺  
嘉靖初于下獄死天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亦立塚  
域其後崇禎初魏亦戮屍二璫皆欲爲立塚而皆不得  
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爲奸豎藏魄耶

康熙辛巳臺中祁門張靜齋特疏請毀魏忠賢碑  
墓千古快事疏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張瑗

謹

題爲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

留於後世亟請

乾剛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

題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  
其歲月浸久理荒烟而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



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癉。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宇繞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迺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吶然並立，合書欽差

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借薪司內府供用庫，尚書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毀完吾魏公諱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盡，後乃磔其尸于河間，差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尙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乎。

畿輔近地，畱此穢惡之蹟，潛越之制，以欺壓山靈，玷



汚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闍寺。誇詡歆羨。以爲身  
雖遭顯戮于生前。墓猶甯壯觀于奕世。何以儆巨  
愆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  
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  
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璫。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  
徒。不足深罪。其如駭遠邇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爲之立

傳表揚。以彰公道。皦皦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潑天。目無三尺  
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卽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  
兇惡之徒。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于斧鉞矣。緣係條陳  
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 臣言不  
謬。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着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英宗復辟

乃建順天保明寺祀尼肉身於中俗稱爲皇姑寺

明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

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奏疏揭其要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自日月謂

之引黃明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楷請章奏做

古人貼黃之法撮節要粘原本以進

考工記虞書所謂共工也但冬官之一屬事耳以入冬

官則可以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之在國子監者明初得於天師庵土中宋

刻本存世者當以此爲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爲李思訓在陝西一爲李秀植

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葬范陽福

祿鄉碑刻於天寶元載此碑舊貯長鄉庫中不知何時

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



古墨齋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爲萬  
曆未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或以鄒浩極諫得罪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  
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荆公素行節儉恬退朱子謂其不合中如孔子於飲  
食衣服之間豈務滅裂

許魯齋曰夫月陰魄也月體本黑借日之光故白與日  
相遠則光盛猶臣於君遠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  
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故月星皆借日

爲先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  
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  
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固有不可行於今者如柳子厚所  
云孫昌胤爲子冠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  
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  
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士大夫家當從其禮之可行者至  
計財與務後皆不可尙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都下俗尙延僧置盛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衣衾取其束骸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甚有至千兩者徒為售呆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為其瀾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女孫汝權梅溪之交梅溪劫史浩八罪汝權實從滙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醜之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為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





父所逐更爲溷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尸牛後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  
牛後牛子也俗寫誤耳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室婦當  
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豔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明  
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  
之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  
馬翼世民出圍

當建成元吉之變太宗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絆墜不  
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  
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  
止刺雄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遠非寬大

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斷孔明以

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一語著稱世以人重耶

管東溟論詩稱楚辭古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

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甲乙



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羅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啟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火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嚴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換其隼似復命大正作序

解大紳言治厯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不經宜申民事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論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明萬厯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  
張禹字伯淳太傅安鄉侯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  
拜李傕爲大司馬是又一李固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今  
人稱鍾離雲房爲漢鍾離不知鍾離爲姓嘗自稱爲天  
下都散漢鍾離權誤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  
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康熙年  
間吊祖  
嘗於黃鶴樓降乩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  
淵賓也豈有上真而嗔惱不除者乎可証白牡丹事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

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  
快嗜慾又得超昇揆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嚴君平本姓莊避漢顯帝諱改曰嚴東房本姓李推律  
應姓東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牛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牢字君直爲光武布衣交卽位稱疾不至下詔州郡  
就家存問不答當時光武故交不獨于陵也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作敘字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



契王郎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慶虬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尙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二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殆變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哀又一月為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目

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為道也

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坐廢謝安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為主考





林韞撥鐙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廡下。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換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音訓一碑。刻書。列參評校定姓氏。無論會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聲氣。妄爲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名挂其中。而沾禍者。恬不知省。須當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爲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

昔見先輩往來。名刺親戚寫眷。世交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無濫用者。自明未尙。聲氣遠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稱盟。相沿可笑。今則改而爲同學。近且無論曾有。



無科第槩爲年家畧不知慚

侯景以夏侯譚爲長史譚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

南漢以宦官龔澄樞爲內太師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

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殉葬真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欲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

宋世累遭相禍至垂盡之時尙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而班

固謂魯頌爲奚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

使久豈有子乎武因白前還時曾產子通國願因使者

致金帛贖之帝許焉

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爲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

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間足下

時節問訣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

也

蘇子瞻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



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忤修意修乘間爲帝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是出知陳州

崔與之父當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有爲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宣忠劄子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瓌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爲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言金  
三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  
矯飾過當。則近乎偽。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魏公  
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  
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閒。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  
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  
時易師爲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  
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  
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  
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  
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明朱通叅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祇在人事上。體貼磨煉。  
又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荆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  
世人極贊金瓶梅。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  
史記。家有幼學。尤不可不慎。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南之馬  
弔北之溷江牌窮日累夜若痴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  
吾第見甚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日昏  
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鉛山費堯年字鼎之官僕卿羅近溪講學都門招致對  
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

杜偉明萬歷時仕工部郎嘗言有意為道德道德亦名  
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為靜臺先生吳松  
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  
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  
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為妻非為母也明會典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姦盜  
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  
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



請封者殊失考

明頒歷舊例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十月朔後隨因之

朱晦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書上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

世言寇萊公奢侈殺後子孫行西海上考之史公實無

子

安祿山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明張庶常溥曰寇準奏朱能天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爲癡笑矣

王炎澤爲人後田廬俸盡有之澤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恒初名洪武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襄惠公鍾官至



宮保刑部尙書兼都御史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  
爲此艱深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哀哭時此樂  
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哀一番了方樂不哭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  
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爲  
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

左邱明蓋左邱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出鄧著作  
名世姓氏書

唐許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睿  
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  
乃聽其終制



1424  
1424  
1424

四  
後  
山  
第  
三  
女  
名  
妙  
秀  
當  
靖  
難  
時  
金  
川  
門  
起  
傳  
言  
駕  
崩  
女  
憤  
痛  
曰  
當  
御  
正  
殿  
以  
俟  
之  
日  
不  
食  
迨  
其  
姊  
仁  
孝  
后  
歿  
承  
樂  
聞  
其  
美  
而  
之  
伴  
病  
面  
壁  
臥  
不  
起

四  
後  
山  
第  
三  
女  
名  
妙  
秀  
當  
靖  
難  
時  
金  
川  
門  
起  
傳  
言  
駕  
崩  
女  
憤  
痛  
曰  
當  
御  
正  
殿  
以  
俟  
之  
日  
不  
食  
迨  
其  
姊  
仁  
孝  
后  
歿  
承  
樂  
聞  
其  
美  
而  
之  
伴  
病  
面  
壁  
臥  
不  
起

CL.  
NO. 46861

言金

徐  
東  
山  
第  
三  
女  
名  
妙  
秀  
當  
靖  
難  
時  
金  
川  
門  
起  
傳  
言  
駕  
崩  
女  
憤  
痛  
曰  
當  
御  
正  
殿  
以  
俟  
之  
日  
不  
食  
迨  
其  
姊  
仁  
孝  
后  
歿  
承  
樂  
聞  
其  
美  
而  
之  
伴  
病  
面  
壁  
臥  
不  
起

中火  
此數  
幣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説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